

人间真情

记忆中的阿太

●吴伊晗

又是一年仲冬时，我坐在石阶上，望着小院出了神，好像又能看见她，穿着枣红色的棉袄，卧倚在院子里的摇椅上，手里拨动着一串佛珠，欣赏着她最喜欢的梅花。

“阿太，阿太，你手里的是什么？”那是五六岁的我，对她手中那串檀木色珠子充满好奇。“这个呀，是你阿太最宝贝的东西。”妈妈在旁边应和。“我的宝贝是你。”阿太摸摸我的头，笑意盈盈地对我说。可我却执意要拿走她手中的那串珠子，还让她教我如何念嘴中的“术语”。她又笑了，把佛珠递给我，教我一颗一颗地数着。小时候的我不懂事，数了几颗便没了耐心，把佛珠往她手中一丢，便跑开了。而她只是笑笑，什么也没有说。

“十五，十六，十七，十八……”长大后妈妈告诉我，我常常躺在阿太床上，手里紧握着那串佛珠，数着数着就睡着了。阿太还会来给我盖被子，帮我关风扇。每个静谧的午后，走到小院里总能看见她，看见她坐在摇椅

上小憩着。旁边的那几朵梅花，仿佛也在努力绽放出最美的姿态。

可是后来，她病了，她病得整日躺在一张床上，连声音也变得微弱下来，小院里的摇椅，被风吹得轻轻摇曳，昨日妖艳的梅花，也显得有些弱不禁风。

那时我正准备着一场重要的考试，每次回到小院里，看着她坐在摇椅上，手里举着蒲扇，微微地扇动，似有风，若无风。我总会俯身蹲在她身边，向她抱怨着集训的辛苦。而她总是眉眼弯弯，耐心地听我说着。考前还收到了她予我的一个小香包，说这会给我带来好运。在考场里的三个小时，小香包静静地躺在我的笔袋里，我察觉到心里的紧张慢慢褪去，只留下淡淡的香气。

直到一天的中午，花落了，摇椅停止了晃动，四处不见那串佛珠的踪影。我才发现，十二月的寒风还是将她带走了。我摸着小香包，对着空荡荡的小院默默许下心愿。

如风岁月

母亲的长发

●邹娟娟

母亲偏爱长发，如同她眷恋故土。

从前，母亲留着一头秀丽长发。那时，母亲披着如缎似锦的长发，走动起来头发随风摆动。多数时间，母亲喜欢将头发束起来，用一根绸布扎个漂亮的结。

春日最浓时，百花盛开，空气中氤氲着各种香气。母亲在油菜花地的深处，她腰缠布兜，手拿镰，挖个小坑，丢一小把花生种，盖土。母亲累了就直起身，朝远处看看。那些长发立刻垂下，和斑斓的春天融为一体，抹上岁月静好的色调。

母亲不喜炎夏，因为长发几乎无处安放，只能盘着，无法肆意挥洒。母亲常在乘凉时用一柄长木梳梳头。母亲先是站着将一捋刚洗过的头发，从上往下，由轻到重地捋着，到了发尾，就紧攥几下。待半干未干时，木梳就派上了用场。母亲就这样坐在月光下的小院里，轻轻地、慢慢地梳着一头秀发。当虫鸣奏响时，那头长发早已攀到了夜的梦里。

秋天，田地丰茂。母亲哼着小曲，扛着锄头走在田间小路上。长发在一路微尘中荡漾，仿佛染了花生的清香、玉米的饱满

和稻谷的沉甸甸。每一根发丝都在飞扬，在灿然的阳光下飘洒飞扬。

寒冬来临，村庄休憩，母亲终于可以放慢脚步，将长发彻底解放出来。大多数时候，母亲用围巾连头连脸地裹着，任长发在毛线针脚里钻来钻去。过节或做客时，母亲喜欢捺香喷喷的发油，从头顶抹到发梢。

过了三十岁，母亲咬牙将头发剪短了一截，变成了齐腰的长度。编起、盘绕，怎么利索怎么来。挑水时，长辫子在水中映出清澈的倒影；洗衣时，盘成圆形髻，一根簪子插着；栽秧、刈麦、打稻谷时，直接戴上帽子。

岁月渐长，四十岁起，她的头顶生出白发，常常失眠，总是落发。即使这样，她仍在早起或夜深人静时，轻柔地挽着不多的长发，用木梳仔细梳理。我知道母亲舍不得剪，就买了各种发饰给她戴，母亲高兴极了。

如今，母亲依旧留着长发，刚过肩。每次回老家时，总远远地瞧见母亲顶着那抹斑白立在路口等我。离开时，当我回过头，瞥见的仍是那耀眼的白。

青丝暮成雪，白首忆青丝。母亲的长发，曾经如花绚烂。

生态家园

白鹤归来

●江南鸿

或是为了寻觅这一片土地的神奇，或是眷恋这座城市冬天的暖阳，三年前第一次不经意的邂逅，竟成白鹤与狮城在这晋江入海处，在这滨海环湾的湿地绿洲，年复一年地期盼与邀约。

往昔一羽白鹤，而今二三成群，顾长的身姿在陌野间迈开优雅步伐，倒映那卓尔不群的身影，在微波中翩翩起舞。时而一声低鸣，透过肥沃丰茂的水草，划破宁静。伫立在波光粼粼的水面上，映照黑白的色调，熠熠生辉，流光四射。你——站在那里，本身就是一道风景。

千年之前，黄鹤杳逝的江

夏，鹤去楼空，汉江依旧西东，却留下一曲千古绝唱。盛唐的风流，久久回荡着鹤鸣声声。一座楼，因一只鹤，而成闻名遐迩四大名楼之一。《丹顶鹤的故事》，流淌那凄美的旋律，一只鹤，一首歌，点燃了一个令人缅怀向往的胜地。

如今，狮城这个神秘的地方，因这片水土的磁场，打破了“鹤不入闽”的惯例，多年之后，舞台上，又将如何演绎一段段故事，续写生命的传奇？

鹤归，鹤去，拥有过，就是狮城的幸福。鹤去，鹤归，期盼中，年年、月月、日日，时时是归期……

在时光里慢慢等待

●陈蓓蓓

我以为我能坦然地接受别离，可是真正到了她开启住校生活的节点时，我竟不安起来。开学初，我帮她整理行李，一次又一次地检查，生怕落下物品。其实家距离学校也就半个小时的车程，即使忘带了，送一送也是很方便的。整理好行李，竟有两个大箱子和两个大袋子。

女儿忍俊不禁：“妈妈，你把家搬过去得了。”于是，又一件一件拿出来，再挑必需品放进行李箱。即使如此，还是有两大箱和一大袋。女儿要求爸爸送她去学校，她说看着我就像哭。我在心中暗自庆幸，说实话我也不敢送她，怕我不争气的眼泪影响她入校第一天的好心情。

等父女俩离开，我在楼下公园徘徊。近两个小时的时间，我竟不觉乏味，坐在围栏边，看着路旁的梧桐树叶一片片飘落，听它们讲述光阴里发生的故事。捡起一片落叶，细细描绘上面的纹路，一道一道，慢慢摩挲，慢慢地心里拼凑出独属于我和女儿的生活碎片。

那个依偎在我怀里的婴儿，那个奶声奶气喊着“妈妈”的孩子，那个蹒跚学步紧紧抓住我的手的孩子，她曾经和我一起用脚步丈量千山万水，而现在的她是否已经做好了独自远行的准备？

先生送她到校后回家，我追着他问，女儿怎么样？有没有哭？行李搬得动吗？学校伙食不知道怎么样……先生哭笑不得，摇摇头，说：“你啊，就是你不放心。我看她挺开心的。”我知道也问不出什么，就一直等着她的电话，眼睛一直盯着手机，怕错过电话。

在惴惴不安中，时间变得如此漫长。终于，下午五点多，手机响起，一接通，女儿带着浓浓的鼻音：“妈，我想回家……”我的心揪着，不停安慰她。过几天就适应了。最初的一个月，每天下午五点多，她的电话总是如约而至。

我明白我们都需要时间。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我会慢慢释然。我也会渐渐明白她总有一天会长大，像鸟儿一样飞往属于她的那一座座山。时



时光·漫步

李荣鑫 摄

婆婆的手工棉花被

●徐宏敏

我为什么如此钟爱这条被子？说来话长。我生儿子的时候才25岁，那时年少气盛，喜欢自由，不想带孩子，就把孩子丢给婆婆，自己外出打工。一晃十年过去了，儿子由婆婆带了十年，他在老家上幼儿园，婆婆风雨无阻，骑着电动三轮车来回接送。后来，儿子读小学了，我因为工作繁忙，又不能回老家陪读，我也因此错过了儿子的成长。直到现在，他都读六年级了，因为各种原因，不能来我工作地就读，我和他一年也见不了几次面。我越来越想他，常常想起他刚出生时可爱的小模样，小小的他包在这条被子里，小腿乱蹬，还时不时伸伸懒腰，打打哈欠。我把这条被子带在身边，每次看到它，就想起儿子。多么希望时光倒流，再回到从前，这样我就能给他一个完整的童年。

现在，我生了二胎，婆婆从老家赶来，又带来几条新的手工棉花被。一样的大小，一样填充的是松软的棉花，只是被面换了另一种花

色。看着她从行李箱里拿出一条条小被子，我心里涌出一种异样的情感。想起从前我生儿子的时候，她也是做了很多条这样的棉花被，还做了婴儿的棉衣棉袄。这些棉衣，都是婆婆一针一线缝制的，倾注了她对后辈满满的爱。

看我喜欢盖儿子用过的棉花被，婆婆就让我先盖新的手工被，然后把这条旧被子拆洗，又填充了从老家带来的新棉花。翻新后的被子像云朵一样软，盖在身上很舒服。

这些年，手工棉衣棉被被渐渐淘汰，除了农村的一些老人，很少有人愿意做针线活，因为不仅花时间长，而且款式陈旧，不如花几十元在市场上买一件，省事，穿上也好看。我也劝过婆婆多休息，不要给孩子再做棉衣棉被，直接花钱买就行，但婆婆依旧坚持手工缝制，她说手工棉衣棉被暖和。也许，她也是用来打发时间，又或者，她也在怀念从前吧，怀念她生孩子的时光。

婆婆的手工棉花被，是我永远的珍藏。

家的故事

我在今年五月底生了二胎，生完孩子后，身体很虚弱，虽然天气已经转热，但午休睡觉时我还是要盖条被子。嫌夏凉被太大，我就找到一条婴儿的小包被盖肚子。这条小被子，是十年前我儿子刚出生时的包被。它是婆婆做的手工棉花被，长宽各有60厘米，被面被里都是婆婆从集市上扯的棉布，面料都是全棉，柔软又透气。

儿子长大后，他的东西就被婆婆收了起来。有一次回老家，我看到这条被子，就拿过来当夏凉被用。因为是手工被，我不会拆洗，脏了就丢在洗衣机和衣服一块洗。经过洗衣机的搅拌，被子里填充的棉花结成了块，一团一团，不均匀地分布着，被子就变得疙疙瘩瘩，凹凸不平。但这丝毫不影响我的使用，每到天气不冷不热的时候，我睡觉时就把它盖身上。

父亲的果园

●胡佑志

新苗，还嫁接了红心柚苗。这批新苗在父亲的侍弄下长势良好，开出白色的小花，结出青青的小果。当果子披上橙色，甜甜的滋味就润泽到了心底。

收获的季节，我帮着父亲挑一些果子去收购点。每当换回钞票时，也是我们全家最幸福的时刻。父亲就会买一些糖果、糕点、鱼肉等，让我们一家度过一段幸福的日子。

我工作二十多年后，母亲去世，只留下父亲独自一人。父亲依然耕种着。我曾几次劝父亲不要做了，身体要紧，该歇歇了。父亲却说：“我现在还能劳动，自己动手，丰衣足食。”好几次，我拿钱给父亲，都被父亲强烈拒绝，还说：“我的钱够用了，你把自己管好就行。”

天有不测风云。有一回，父亲去果园修剪果树，因雨天路滑，摔了一跤，送到医院诊断是股骨骨折，这时吃穿都要人搀扶。我和妻子请了假，陪在父亲左右。父亲真的老了，他步履蹒跚，头发略显花

白，脸上布满皱纹。父亲拄着助行器，一步一步从医院走廊的这头走到那头，每走一步，就接近康复的目标。我对父亲说：“爸，病好了之后，还是不要去干活了。”父亲点了点头。

然而，出院后没几天，父亲就不见了踪影。待我赶到老家果园，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我眼前。佝偻着背的父亲正在除草，看看这棵树又摸摸那棵树。我伸手拉着父亲要离开时，父亲突然把我推开，跪在树下大哭，无论我怎么劝，父亲都不为所动。

我理解父亲的心情，这片果园带给父亲生活的希望，他像爱护自己的孩子一样，不离不弃地守护着果园。果园也给了父亲丰厚的回报，子女上学、结婚、母亲治病，这一切的费用，都来自果园的馈赠。

我是吃着父亲种的橘子长大的，对果园也有着深厚的感情。我知道，果园已成为父亲的精神家园，我要用心守护它，就像父亲当年呵护着我们。

光轮回，就像最初的我们，留给父母的是一次又一次远去的背影。

先生问我：“你初次离家住校时也是这样吗？”他的话打开了我记忆的闸门。十二岁时，我离家到镇上读初中，住校，一个星期才回家一趟。母亲送我到车站。车子启动，她兀自站在车窗外不断叮咛。她似乎忘记了车轮胜过的脚步，追着车子朝我挥手，直到烟尘漫过了她的身影，我才转头看向前方，此时泪水已如断线的珠子濡湿了我的衣襟。

我能感觉到，无论我走得多远，母亲目光里的眷恋永远浓得化不开。现在，我也有了自己的小家。尽管路途并不遥远，却也只有假期得空，我和家人才能回老家看望父母。平时，反倒是母亲发短信给我报平安。

是啊，随着时光的推移，我也会像我的母亲一样，将所有的牵挂挂在心底，时不时地发短信告诉她：“我们很好，勿念！”而女儿也会像我一样，被工作和家庭所羁绊，没有多余的时间留给我们，听我们唠唠家长里短。

时光会让一些人变老，让一些人长大。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时光里慢慢等待。

亲情时刻

微信时代的孝心

●徐建中

三十年前，我上了外地一所中专，那时也就十六七岁，到学校后特别想家，一想到整个学期只能到寒假才能回去，我的心像一艘抛锚在江中央被狂风吹得摇摇欲坠的轮船。

那天课间操，我在门房收到一封信，传统的信封，刚劲的正楷，拆开一看，居然是母亲写的。她说：“我知道你在那么远读书肯定特别孤单，所以说说话儿给你解闷。”

读着母亲的信，仿佛她就站在我身边，孤独感立刻没了踪影。每个月，母亲的信都会准时抵达。等信、看信、回信，成了那三年陪伴我的最美时光。

那些信，是抚慰我思乡之情的良药，而且在潜移默化中让我喜欢上了文字的倾诉，直至爱上写作。如今，手写信慢慢淡出了我们的生活，取而代之的是微信。

父亲去世后，就剩母亲一人住在老房子里，我让她搬过来和我们一起住，她却固执地说要在那里陪着父亲。拗不过，我只好利用放假时多回去陪陪她。可每次去，明明说着话，她的眼神却忽然固定在一个地方不动了，目光的尽头，是父亲坐过的椅子。我知道，母亲终究是放不下。我暗下决心，一定要想办法让母亲开朗起来。

那一天一大早，我给母亲发去微信问候：“妈，早上好，我想你了。”这样的话，平时是怎么也说不出的，可在微信里却一点也不感觉难为情。停了一会，母亲发来一个微笑的表情，虽然隔着手机屏幕，我却能明显感觉到母亲的那份欢愉。

接下来的日子，我每天都会和母亲在微信上聊一会，天南地北、吃喝拉撒、什么都聊，因为，我能感觉到母亲的欢喜。或许，对于天下的母亲而言，有什么能比儿女天天在身边嘘寒问暖更舒心的呢？尽管是在微信上，但它传递的情愫和手写信如出一辙。

果然，母亲渐渐开朗起来，再聊天时，也没见她走神了。

现在是微信时代，手写信虽然已经“过时”，但当年母亲千里邮递的那些信钱我一直精心保存着，有时间就会翻看一下。看着那一封封溢满爱意的信，年少的印记便从字里行间蜂拥而至，温暖如初。别说父母老，在微信上放飞孝心，一如当年的手写信，经常聊上几句，他们的日子便会丰盛起来。